

毕淑敏

毕淑敏心灵疗愈长篇系列 ——

紅 處方

首部从心灵视角深刻揭露吸毒人群罪与罚的长篇佳作
他们需要被拯救。但是，他们为何拒绝被拯救？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1

紅

處方

畢淑敏 著



NLIC2970869437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朗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处方 / 毕淑敏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2
ISBN 978-7-5404-5902-4

I. ①红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4997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 I 小说

红处方

作 者: 毕淑敏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总 策 划: 谢不周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特约编辑: 邹和杰

封面设计: 耶律阿宝猪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902-4

定 价: 3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，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，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，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，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，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可别吓着。要有精神准备，把自己的红细胞、白细胞都调动起来，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，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说吧，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？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我时刻准备着。沈若鱼一边说，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比这要坏得多。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，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，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先生说，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

他预备着沈若鱼大哭大叫，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，预备妻子号啕痛哭的时候堵枪眼。

沈若鱼笑了，说，不是你提议玩个游戏的吗？

先生说，我现在提议，永远不谈这个话题。

沈若鱼说，那不可能。我还要问你，以简方宁做事的严谨和一贯风格来看，她应该有一份很精彩的遗书啊。

没有遗书，更谈不到精彩云云。只有一张小字条，写着：这件事与他人无关。底下是签名，还有时间，精确到小时和分，医嘱一样规矩。是深夜写的，然后就吞了大量的安眠药。还有一点儿异常的是，墙上原来有一幅油画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怎么样，这你不知道吧？先生恢复了往日的镇定。

沈若鱼说，真对不起，就连这幅油画，我也知道。

先生答，潘岗说，人家这几天一直在询问他，以为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别扭。简方宁年富力强，人又漂亮精干。事业有为，正在向学术上的顶峰攀登，为什么自戕？实在是谜。你既然这么了解情况，还是找有关部门谈一谈。也算对朋友和她的家人，尽了最后的心意。

沈若鱼说，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、简方宁愿不愿意。

先生说，简方宁已经不在，你如何征求她的意见？

沈若鱼说，我有通灵之术。

办公室。沈若鱼回答。

对了。可你怎么知道的？

她的办公室，真是个求死的好地方。家里有保姆，死起来，多受干扰？凡是有头脑的人，都不会愿意死在家里。再说吓唬了孩子，肯定方宁不忍。所以她不死便罢，倘若死，只有到办公室。沈若鱼冷静得好像在评点某一电视剧中的女主角。

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先生又感惊骇。

吃安眠药。沈若鱼成竹在胸。

料事如神。先生伸出大拇指。紧接着又是那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这还用说？简方宁是个医生，整天同药打交道，自然是这件兵器最拿手了。电工自杀，肯定去摸电门。农民一仰脖就喝敌敌畏了。死是大事，又没经验，谁不想做得利索些？

沈若鱼说得头头是道，好像有一道现成的文字答案，悬挂面前。

你说她屋里还有什么吧。先生的脸因为恐怖有些变形，还是忍不住问。

就是说，除了她办公室常用的办公物品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沈若鱼借重复问题的机会，延长了一下自己思考的时间。

是啊，说啊。先生估计沈若鱼回答不出。

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些吗？办公室很大。沈若鱼稍显困难地回忆着。

窗台上。先生宽宏大量地提示。

在窗台上，有一只空的药瓶。药瓶里装了一半的清水，水里插着一束……不，不是一束，那太奢侈了，方宁舍不得的。她不愿把自己的死，搞得那样豪华……沈若鱼自言自语着，目射精光，好像在把一幅破碎的图片拼起来，殚精竭虑。

片刻之后，她坚定地说，在简方宁的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有一只空药瓶。瓶里有半瓶清水，里面插着一枝盛开的红玫瑰……

天哪！若鱼，你不要说下去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，我简直要到公安局报案，说你涉嫌谋杀了简方宁。你人不在这里，怎么会对现场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？莫非有特异功能？

先生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远距离打量。

特别是一个女人，若是没有家庭，人们会出于古怪的怜悯，在事业和仕途上不屑与她们计较。

景天星从厚重的书丛里，矜持而傲慢地打量着沈若鱼，说，你是简方宁的朋友，很好，我希望有人能记得她。我很忙，看在你是简方宁朋友的分儿上，我会见了你。这就足够了。

沈若鱼说，教授，要是我理解得不错，就是说您下逐客令了？可是，我们实际上什么还没有谈呢。

景天星说，你愿意，可以这么看。

沈若鱼说，我相信只要一句话，您就会求我留在这里同您长谈。

景天星说，太自信了吧？但你可以试试。

沈若鱼一字一顿地说——对于她的死，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教授雪白的短发垂了下来，横着遮住了她的眉眼，一时看不清面目表情。

我今天来找您，因为我知道，您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您，她不会从事这种非常的事业。如果她不从事这种事业，今天就会健康地活在阳光下。您是她死亡中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我对您和简方宁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，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。比如，0号戒毒方案和蓝斑。

哦？那是很尖端很秘密的！景天星大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她犀利地追问。

您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，我就告诉您后面的一切。

景天星完全可以拒绝，她这一生，拒绝的事物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独身女人，作为学术界某一领域的泰斗，她已把拒绝别人当作维护自身权威与神秘的法宝。但是在最心爱的助手的死亡面前，她丧失了勇气。

沈若鱼走进景天星教授的办公室。

我是沈若鱼，简方宁的朋友。她说。您可能不了解我，但我很熟悉您。包括您爱吸中华牌罐装香烟。

景天星虽已退休，但终生的学者生涯，仍在沿着惯性运行。她几乎没有老迈之人难以排解的寂寞孤独感。年轻时，她就立志把一生献给科学，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刚开始很多人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心，以为曼妙女子矢志不嫁，如果不是生理有残疾肯定就是待价而沽，等待一位白马王子。

景天星用实际行动粉碎了人们的判断。她留苏留美，在对第一世界的周游中，更坚定了孤独一生的决心。

没工夫。婚姻是少慢差费的事。谈一次恋爱花的光阴，够我完成十篇论文的了。

在这种逻辑面前，人们只有知难而退。

老处女的身份使得她有格外的幸运。社会上，人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人，抱以非议，某些时刻又会因了世俗的相互争斗，给他们机会。

已到极限。

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要辛苦得多。在该上学的时候，被驱赶进了田野。我始终认为，你们当中一定能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却无法培育优秀的自然科学家。这不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悲哀，是历史的一个把戏。

可是你不信这个邪。原谅我打一个粗俗的比喻，你是一个过了裹小脚年龄的女孩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，可你一定要制造出一双惊世骇俗的三寸金莲。你残忍地将自己已经成形的脚骨打断，纳到科学家的模式里去。

我不知道这对不对，或者说值不值。

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好强到执拗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欣赏你。

当然，你不是为了我的欣赏才这样做的，这是你的天性。但我从你的身上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我，这使我惊异和欢乐。

每一个人都是高度自恋的，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赞叹自己。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同性身上，发现了原是属于自己的某些特质，我们会高兴得不可思议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只觉得你是一个不难看的女人。对于一个终生从事严谨科学事业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了。

你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助手，但我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已经“枪毙”了许多卓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我否决过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新鲜的洋博士，久经风霜的临床医生也纷纷落马。理由也许很不充分，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。比如，一个小伙子，只是因为他在浅色西服里面打了一条黑领带。这从服饰配色上当然是允许的，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很不舒服，吓了一跳，好像在刷满石灰的半截树桩上，看到一条旧标语。

当然我可以收下他，然后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以后上班的时候，别这副打扮。他一定会听我的，这里是科学研究的前哨阵地，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知道他转身之后会对别人说，看，这就是老处女的臭毛病，我们不得不服从她。我不愿被人这样议论。最要紧的是

教授陷入深深的回忆。

我知道你是为什么，但我永不会说。

方宁，你在天上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，嘴角是否有森然的冷意？

在大家眼中，你是那样完美。40岁，正是一个女人最饱满的季节，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暖。

责任是有分量的。它对40岁的人和70岁的人，感觉不相同。越老的人对责任越是珍惜。你年纪虽轻，心却已经老了。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苦难。

我希望我喜爱的人，我的助手，都是很杰出的人。如果她是女人，我希望她有很多追求者，这同我年轻时的想法不同。

一名医生，如果没有人爱他，体验不到人生悲欢离合的感情，就不能从根本上成为好手。从别人的爱戴中，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，血液一样灌注胸膛。

原谅我的自私，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我从你那里攫取无尽的临床资料，忘记了你面临的危险。我和你的交往使我年轻。我不知这种作用是否双向——我使你感觉苍老。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你的死使我明白了你的负荷

你略显憔悴。也许是连日的奔波求职，折损了你的美貌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一看到你，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，开始以严格的助手条件衡量，接见初衷已不起任何决定意义。

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，特别是男领导和女领导的不同之处了。

我想简化谈话，就把厚厚的一摞英文资料递给你，说，这是有关我们试验的新戒毒药品说明。你看完后，我们再来谈工作问题。

这可以算是一个刁难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测验。两者间本没有原则的差异。如果你连这样基本的考察都过不了关，无论你的倩影多么使我有好感，你还是得毫不耽搁地从院长室离开。

所有工农兵学员的英语都不好。即使他们念了研究生，成了硕士、博士，也是工农兵牌的。学问上先天侏儒，英语永远战战兢兢。

可能有些绝对，但我这一生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勉强不得。我常常从蛛丝马迹上，承认或是否认一个人。

你走了。好几天没有露面。猜想某一刻，你会眼睛熬红却装作轻松地走进来说，院长，这材料我看完了。

依我对你们这茬人自尊心的了解，你废寝忘食地查词典请教别人，弄通个把篇文章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我会让你当着我的面，把资料念一下。我猜你一定会像受惊的獐子一样紧张起来……我喜欢看别人在我面前面红耳赤。

你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想，是打退堂鼓了。

我几乎淡忘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眼睛一点儿也不红，晶莹的眸子，直率地盯着我。

我说，看完了？

你说，看了。

这一问一答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，就是我说的是“完了”，你的回答只是“看了”。

我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假装宽容地说，看起来很困难是不是？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。

你说，您想用语言来测验我的水准，其实是很片面的事情。语言太简

我从这条领带里，看出他的协调性和整体观念有问题。这对科学家来说，十分致命。

我让他走了。说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当然与领带无关。这时他们把你送了来。

材料摆在我的写字台上，我想是下面人的一个恶作剧。他们摸不透我的口味，决定在无数美味珍肴之后，上一盘山野菜。

我用一秒钟扫了一眼你的简历，当兵，上学，当医生，刚刚转业回到这座大城市……你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洁白如纸清洁如水的历史。我注意了一下你的最终学历——工农兵学员。

我的眉头肯定是皱起来了，虽然我自己没有察觉。

工农兵学员是一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，在科学的道路上一直跛行。老知识分子永远以怜悯与淡漠的目光打量他们。

但是，我突然决定见见你。

心血来潮。

可能是卷宗上你的照片打动了我。你幽静典雅，有一种震慑人的优美气质。依我严谨的天性，一般是不会召见一位仅仅因为美丽，其他方面并不合格的候选人的。

我需要一位马上能开展工作的助手，他们怎么把你给派来了？这是你走进我的办公室后，我问你的第一句话。

此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感觉不妥。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，你只不过是一枚被驱赶的卒子。

你说，我不一定能做好您的助手，但我保证能马上开展工作。

这绵里藏针的回答，使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一般的人走进我的办公室，都会有短暂的惊愕，为它的富丽堂皇和书籍的众多。我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像窝棚一般寒酸，我工作的场所，应该是一流的。当然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博士，肯定见过比我这儿更豪华的工作间，但他们也都恭敬地露出了惊奇。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，他们懂得一个求职的人，应该如何表现。

但是你固执地不把惊奇给我。你从骨子里渗出一种司空见惯的冷静，我不知道这种冷静从何而来，经历似乎没有提供给你这种优势。

我可以在理论上有很精湛的论述，但如何同活生生的病人打交道，在我始终是个谜。我喜欢那些没有生命的分子式，它们有无尽的魅力。我不喜欢人，尤其不喜欢病人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疾病的外包装，支离破碎的生命次品。虽然我的工作是修补他们，尽可能地整旧如新，但我永远没有办法同他们交心，建立友谊。我发明的药，总要等着别人来证明疗效，我用的是枯燥的数字，人家用的是有呼吸有心跳的温暖人体。临床实践是我的研究中柔软而虚弱的腹部，我却没有力量让它充满肌肉。

可恨的是，你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一点。假如你是一个小伙子，我会放下架子，拍拍你的肩膀。

你是一个女人，我不好意思做这个动作。

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我将刚刚装修好的一所设施精良的医院交给你，由你出任院长。我以为你会受宠若惊。没想到你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站起来说，我不喜欢当戒毒医生，我不喜欢吸食毒品的人。

但是，我从你的瞳孔里看到了你已接受……

好了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现在，该把你所知道的，告诉我了。景教授依然不失居高临下地说。

我在您指导下的简方宁任院长的那所戒毒医院里，当过病人。

沈若鱼说。

单了，只要投入时间，就会有收获，不过是个熟练工种。国外任何一个小孩子掌握的词汇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学本科生以上。您需要的是助手，不是一个翻译。这些日子，我已将您论文中涉及的所有文献都看了一遍，包括反对您的意见。

说实话，我很有些吃惊。不在于你这番话有多少道理，而在于你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嚣张的气焰。你知道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了。

我所从事的科学很冷僻，别人都是门外汉，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恭维。当然我会在国际研究领域遇到真正的内行，但和他们的切磋以至争辩，只会提高我在国内的威望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外国人赞同你了，是你的光荣。外国人反对你了，也是你的光荣。

按照预定方针，我说，你把这篇论文念给我听听。

你说，我不念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？

你说，我念得不好。我不想露丑。

我说，在我面前露丑，总比在外国人面前露丑要好。

你说，在谁面前露丑都不好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就可以弥补不足。您不要现在逼我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成功不在于掩饰或是改正弱点，人的短处是克服不完的。成功在于发扬长处，你为什么不问我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？我能不能做您的助手，应该是由我的长处决定的。

我看着你，你真的很年轻，洁白的额头上只有几道浅浅的阴影。我知道那是皱纹，但这些皱纹不但无损于你的美貌，反而使你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力量。我说，那么，你说说，你最大的长处，是什么吧？

我最大的长处是实践。在来到您的办公室以前，我做过多年的临床医生和内科主任。我仔细看了您交给我的资料，我觉得它是瘸腿的长跑家，缺少临床证明。您应该迅速把崭新的药物应用于实践，积累大量的实用病例，才能在学术上处于领先地位。

你说完了，紧紧地闭了嘴，剩下的事，就是沉着地等待我的决定。

我真的愣在那里了。

你一下子就命中了我的要害。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度过的人，

戒毒医院的所在地，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很远。沈若鱼看看自己寒酸的穿戴，自然是坐公共汽车符合身份。想到路途遥遥，太耽搁时间，一扬手，拦了辆的。

到哪儿？到哪儿？司机一看沈若鱼的乡下人打扮，以为来了一条挨宰的鱼，兴奋地连声追问。

沈若鱼稳稳当当地落座，说，急什么？我坐踏实了，自然告诉你。

司机便暗骂自己道行浅，把行家看成了雏儿。

您到底去哪儿啊？前头可拐弯了。司机再次问。

沈若鱼半晌没吭声。她把戒毒医院所在的具体地名忘记了。在她和简方宁所有的对话里，那儿都被简化成“院里”，有不言而喻的亲昵。地名退到模糊的背景中，好像不存在。

有一所……特别的医院，你知道不？沈若鱼说。

嘿，还真让你问着了。我这个人挣不着钱，可就是老拉上医院的病人。城里凡是叫得上名的医院，您就数吧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别说常见的妇产医院、儿童医院，就是结核病院、肿瘤病院、麻风病院，还有胸科医院、痔疮医院、江湖郎中的草莽医院，我都门儿清。您说吧，到底上哪儿？

沈若鱼心想今天兆头不错，遇上这么一个爱说话又熟悉路线的司机，以后的事也会顺利。

戒毒医院。她直说。

哪儿？戒毒……医院？就是戒大烟的地方？司机的手抽搐了一下，车轮压在下水道盖子上，差点把尾巴骨颠断。

是啊，就是帮大烟鬼把毒戒掉的医院。沈若鱼深入浅出地解释。

早知这样，何必当初？这种人不值得可怜，死了算了！司机愤愤地说。突然想起，说，大姐，您到那儿去，干什么呀？

沈若鱼跃跃欲试，想测验一把自己是否已进入角色，就说，我就是去戒毒的人啊！

司机嘎地一脚踩死了刹车。甩下脸说，要是我耳朵没听错的话，您是说您吸毒？

怎么，不像吗？沈若鱼反问。

沈若鱼收拾好简单的换洗衣服，挽成一个小包，放在墙角。

多日不说话的先生知道木已成舟，主动打开冷战的局面，搭讪说，明天晚上我回家以后，就看不到你了，是吗？

沈若鱼想，事至如今，他是螳臂当车，阻止不了大局，再说以后还指望他帮着还贷款，关系别搞得太僵，也就不计前嫌，笑着说，是啊。给你创造一个小别胜新婚的机会。

先生撇嘴说，要是头几年，还行。如今，廉颇老矣。

早上，先生说，用不用我送送你？

沈若鱼说，免了吧。又不是上前线。

先生看着她的破包袱，说，把我的老板箱带上。

沈若鱼说，我这身份是带老板箱的人吗？范青稞，一个从西北来的乡下妇女，用得了你这行头？

先生说，罢了。我算搞不清你是谁了。咱们就此别过。

沈若鱼拎着包袱走到大街上，心里充满了新奇的感觉，连平日熟悉的店铺也有了几分陌生。好像自己就要飞天或是潜入地穴。

沈若鱼下了车，欣赏着清冷的风光，一时间竟忘了自己的初衷。

一辆猪肝色的“林肯”，悄然无声地停在沈若鱼身边。如果不是掠起的黄叶翩然飞上她的脚面，几乎难以察觉它的逼近。

沈若鱼这才回到现实中来。

车门缓缓地打开了。一股遮挡不住的香气，像炊烟一般逸出。

伴随着这种昂贵的进口化妆品出现的——是一位比沈若鱼打扮得还要乡土气的年轻女孩。

大姐，你也是到戒毒医院来的？那女孩倒是毫不认生，单刀直入地打招呼。

沈若鱼一时无法判定对方的身份，点了点头。

那我们就先到门诊上去吧。女孩熟门熟路地说，随手掩好了车门。浓咖啡色的车玻璃清晰地映出了周围的景色，将车内的情形吞噬。

我叫席子。女孩说。她的脸庞红红的，好像鞭炮二踢脚的外衣。声音也有一种清脆的爆裂感。

是真名吗？沈若鱼忍不住问。

爹妈起的。席子没有正面回答，用一种和她的年纪不相符的老练说。

你就叫我青稞吧。沈若鱼主动相告。

好。青稞大姐。席子喊得很亲热。

走过茂密的树丛，面前是一座灰色的小楼，周围被铁篱笆包围。只是那铁篱笆上缠绕着黄色的藤蔓，在寒风中枯燥地飘荡着。可以想见，夏天时它们曾经非常茂盛，用自己的身躯几乎成功地掩盖了铁篱笆的嶙峋。那时候若不是走得极近，发现不了绿色温柔下的冰冷。冬天剥去一切伪装便原形毕露。

每一扇窗户都钉着坚固的铁条，幸好隐约透出的雪白窗帘，稀释了恐怖森严的气氛，要不几乎会让人误以为是监狱。

沉重的铁门微微开启着，好像侧着身子就能通过。当你推动的时候，才发现那条缝隙不过是假象。铁链从里面很艺术地锁住了，非常坚固。

怎么办呢？沈若鱼一时不知所措。

你预约好了吗？席子狐疑地问。